

烟火珠崖 常不关 门对白云

李科洲

夜晚的山村，酒杯举，歌不停，掌声响起，笑声响起来。

借着酒意，醉翁举杯说：“我不会唱歌，就乱编乱唱一首。”接着，便半唱半念开来：“阿妹哩，见你家门总开开，哥能进来喝杯茶塞？”

再仿女声唱：“阿哥哟，莫见外，若是阿哥心肠好，还有好酒端上来。”

歌毕，大家被逗得东倒西歪。

茶香酒醇歌醉人，黎乡十里醉春风。纯朴民风胜春风，白天，醉翁早已为之沉醉。

拐进村里，但见一户户人家的门虽设而不关，有的甚至把电视机、衣柜安放在屋外走廊里。有外来志愿者也染上了这种“习性”，即使人离开几天，其住处也不锁门。

行走黎乡，一路上，醉翁亲眼所见，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有停在家门前的，有停在橡胶林旁的，也有停在路边的，都未额外上锁，大都不拔车钥匙。

醉翁心生疑问：“要是有人骑走了咋办？”

“骑走就骑走了，会还回来的。”当地人回答，并说起一个故事：一外来工头需要察看多处工地，在路边遇一陌生村民，便向他借电动自行车。于是，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村民：“好，你骑走吧。”

工头：“怎么还？”

村民：“怎么还？就放回原地。”

工头：“钥匙怎么交给你？”

村民：“钥匙就插车上。”

醉翁听后，既惊讶于村民敢出借，更惊讶于工头敢借。敢借，必定是居黎乡有日，被“春风”所熏染。

阿芳家门口挂着几串香蕉，论串卖，一串20元。如主人上山干活了，游客可自取，自扫二维码付款。

想到此，醉翁拿起胯下牛皮凳，击节而rap（说唱）：“有酒同醉，有车同骑，有歌同唱，有果自取。远山打猎，见者有份；近水抓鱼，你鱼我鱼。天涯多陌路，黎乡愿同福。来的不是客，来的都是哥！”歌毕，不用劝酒，自饮三大杯。

“有歌不唱留做乜”，夜晚的黎村，酒满杯，歌满河，意满溪。

“久久不见久久见，久久相见才有味。”合唱响起，情意尽在酒里歌里。

夜深，醉翁及同行者酒醉不认归途，只好在农家借宿。

次日醒来，醉翁见桌上有一纸，上书一词：

长相思·酒里歌里

山弯弯，水弯弯，山水弯弯入画帘，山花朵朵采。

酒同欢，歌同欢，门对白云常不关，春

风伴我眠。

醉翁讶异，以手摸秃头，自言自语：“看这笔迹，确是我老所写，难道是昨晚醉中涂鸦？”

醉翁者，异乡人李某也。而此词由客入主，竟是以本乡人自居了。

的小报上，影响力微乎其微。

但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却来自海南独特的足球环境，凡在海南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都夸赞海南的气候好，对这点感受尤深者，或许是我们这些踢球的人，无论是北方冬季的严寒，还是江南的阴雨连绵，都是足球的大敌，可在海南，除了短暂的台风季节外，几乎天天可以踢球。而且，海南也是个绿草容易生长的地方，以海口为例，可供踢球的场地远远超过内地大中城市，唯一的遗憾是缺少一座像模像样的足球比赛场地，否则海南迷人的暖冬定会成为足球的节日的。但对于过于脚瘾的“好球”君子们来说，海南岛已是踢球者的天赐乐园。

于是，周六周日，你总能见到海口各地的球场，东一堆西一伙在那里叫板。其中，既有闲得没事干的人员，也有开着小车来的老板；既有以公司为后盾装备精良的部队，也有拼凑百衲而成的布衣军。1992年年底，我刚抵海南，就被海口有如许多的“好球场”所打动，很快扯起了一支球队。

及至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想离开海南，内心最割舍不下的就是这支球队的哥们。在海南见识了林林总总的人，我由衷感到：只要热爱足球，就会喜欢公平竞争，就不会缺乏激情。在那次“告别”酒宴上，我的许多兄弟流了泪，我强忍住了。这时，有个声音突然对我说：“留下吧，我们一块看世界杯！”

终于没像海珠那样离开海南，我留了下来。1994年那届世界杯，是令我最忘情陶醉的一届，我看了大部分场次的直播，有时我甚至受虐狂般地喜欢那份半夜守候的煎熬和痛苦，我觉得这要比那些舒舒服服看球的欧美球迷更能表达出一种百折不回、坚忍不拔的挚爱。尤其当凌晨之际，一场大赛观罢，窗口吹来清晨独有的阵阵新鲜、略带凉意及鱼腥味的海风，天边已缀上瑰丽绚烂的一抹朝霞，我的内心会涌起一阵感恩般的激动，甚至有时体会有些微的颤悸，我想说：感谢足球，你让我懂得了无私的爱！

车再次启动，将一颗沉浸在那段峥嵘岁月中不能自拔的心慢慢移动、抽离。车窗外一排排的木棉杉正缓缓向后退去，路旁青草深深，随处可见的海芋（俗称滴水观音）叶片硕大、翠欲滴，给人以惊艳的姿态高调亮相。

视野愈发地开阔了，起伏的山峦连绵叠翠，皆是绿的屏障。辛弃疾的《生查子·独游雨岩》：“溪边照影行，天在清溪底。天上有行云，人在行云里。”用在此处一点都不为过。据说那座半遮面呈娇羞之态的山叫作“美女峰”，于我而言，此刻唤其为“仙女山”似乎更为妥当。

据传，约7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坠落此处爆炸成坑，是中国目前认定的较年轻的陨石坑。也是我国唯一的陨石坑。白沙茶园就在陨石坑边上，相隔不过九千米。

人间有仙品，茶为草木珍。浓茶解烈酒，淡茶养精神，清茶滤心尘，此谓茶之德也。

迎面而来的风湿润轻柔，沁人心脾。四周山脉连绵，竹林、胶树林环环而伺。踏上瞭望台高处眺望远方，千亩茶园尽收眼底。茶花在纵横的绿海里显得格外娇小淡雅。捡起掉落在地上的茶花，白色的花瓣衬托着丝绒般的黄色花蕊，似有若无的香气可人之极，黄色的蜜蜂“嗡嗡”萦绕花边，采蜜正忙。栈道边数株咖啡树结着密密麻麻红红绿绿的咖啡果。

我抬起头看了眼天色，雨在这一刻停住了，摊开五指，有白色的光从指间泻开来。

真正的美是可遇不可求的，是千里之外一朵小花的清雅，一串果实的饱满，是与自然相通时，不经意瞥见的那一刻的喜悦与感动。

H 海南日报

人在草木间

■ 杨清茨

尽地滋润着灵台，破解着孤闷，与我们最细微的心灵深处相通对话。

端起杯来，自可见晨旭，见新月，见满天之星辰或繁华之春秋，茶中自是有乾坤的。

所谓仁者爱人，智者知人。品味人生有时不过就是一杯清茶尔。同行的文友静静地啜饮杯中甘露，此刻，喝茶俨然成为了一种智慧。

茗品六色，甘味可评，牛饮解渴，慢品宜情，此谓茶趣也。

我喝茶，每每都是浅尝即止，不是做作而是因为常年茹素，易有饥饿感。亦可能是茶去腻解脂的功效对我太过明显。我享受茶清、静、和的怡然，更喜欢“察”的灵犀，妙不可言。在我看来，每一片细小茶叶的沉浮，都是一种缘分，不空不昧。鼻翼翕张，俯身轻嗅茶的清香，世界静了，心也清了。

入冬，或许是美在一份秋色浓重繁华后的清寂，热烈渐至凉薄，终至清寒（虽说琼州无酷寒之感）。这，该是一种厚重的皈依。此等素淡之味亦如茶，于我，是这两日自京入琼最温润的味道吧。

茶敬客来茶当酒，云山云去作车。

若有云翔千万里之心，一片茶叶，也可以越山河九万里，与宇宙知音相逢聚叙。

细观“茶”字，将其拆分，即为“人在草木间”。白沙无沙，却有好水好茶及好客的黎族人民。

空杯以对，才有喝不完的好茶，才有装不完的欢欣和感动，才有写不完的黎族故事。一缕天闷时的清风，夏日里的一只萤火虫，随海浪冲上海滩的一条鱼……都是世间万物的美好，都值得开心留存。

是为记也！

H 诗路花语

秋夜山居

■ 黄平

月色云光照碧空，寄居山野夜朦胧。
叶摇绿竹秋风后，木落清流宵雨中。
辗转长思少事时，往来久听老寒虫。
半生羁旅繁霜鬓，何不樵樵作钓翁。

枫果山瀑布

■ 文博

大山的血脉，穿越沉睡久远的寂静
拥抱于危石之中
孤零零地不停叙述一个古老的传说
阳光如银针穿梭在瀑布之间
裁剪出黎锦绚丽的涟漪

风掀开黎锦，吹响竹竿上三月三的旋律
瀑布里跳动的词语和黎族苗族的母语一起呼喊

唤醒一座山和一个古老的民族
从灵魂深处飞出的浪花
让静美由近向远弥漫开来

夜幕降临 树木花草氤氲山栏酒的香气
把吊罗山送进了梦乡
此时，宝锣的钟声
仿佛在悠远的时光里回响

我仰望天空 看到了瀑布比星辰更高远的清纯

浪淘沙令· 海口江东新区一瞥

■ 陈奋

乘浩浩长风，直上苍穹。
云帆飞鸟逐轻红，见说翱翔皆着意，千里相从。
越丘壑深丛，溪水归同。
青年逐梦在途中，更喜时光如此好，竟立新功！

星星

■ 蔡紫轩

我抬头，与你视线相遇
亿兆星海中，你低头与我双眸重逢

甘愿藏在月亮的光辉下
你依然耀眼
用氢氦聚变的伟大能量
在浩渺的天外为我洒下一片银光
哪怕在最漆黑的夜晚
也令我在浩渺的宇宙
将你仰望

啊，当我看到你的时候
你或许已经逝去
古老的光束带来了你的言语
你说，你没有想象中的伟大
而我，绝不会因体积而渺小

138亿年前，我们随爆炸分离
啊！138年前的碰撞和飘荡
都是为了创造我和你
每一次的相遇

都是久别重逢

因为在138亿年前

我们就曾打过照面

从那一刻起

我们就在彼此寻觅

我体内的每一个原子

都是为了重逢而焦急

啊！你是我的手足，我的兄弟

我克服了懦弱
你跨越了光年
我们的相遇
即使亿万分之一的概率
也是命中注定
生命与恒星
都是宇宙的奇迹

终于
你在我视网膜上留下的光点
为138亿年前的故事写上结局
你可以心满意足地离开
而我愿将一生托付给你
去追寻你的足迹

H 文艺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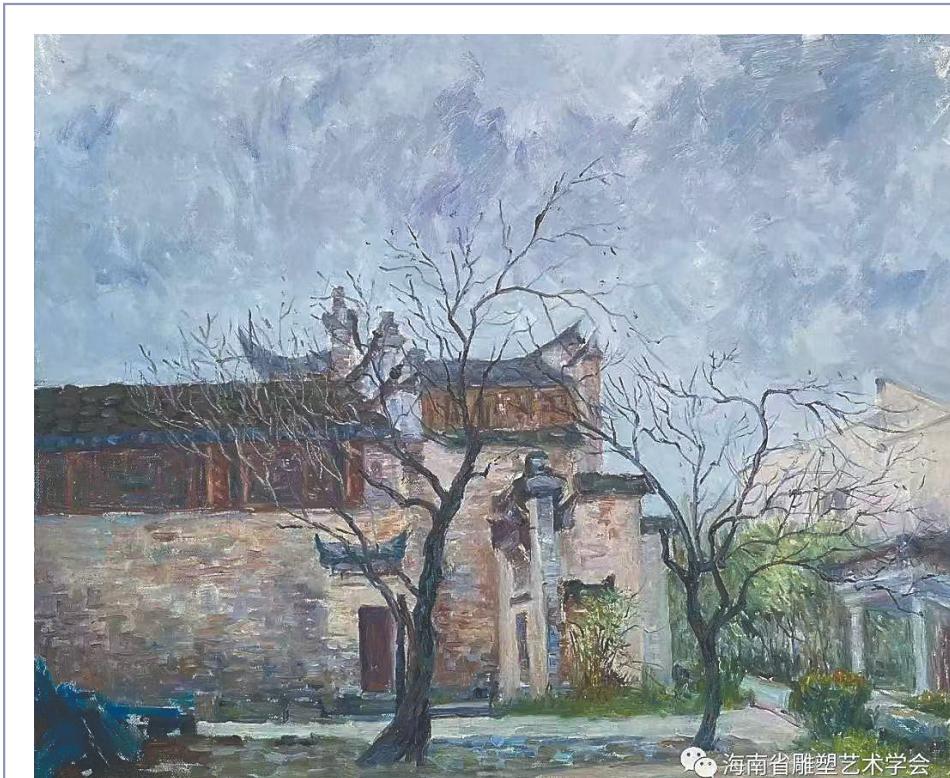
哲人哲思

■ 江舟

还有一次，黑格尔一边沉思一边散步，天下雨了，他的一只鞋陷进了烂泥，但他没有发觉，还是继续往前走，回到家才发现：自己的一只脚穿着鞋，另一只脚只剩下满是泥泞的袜子，鞋子却不见了。

黑格尔的沉思，到了超脱的程度，什么事情也干扰不了他，以至于闹出笑话。有一天，黑格尔要讲课，但上课前他在思考一个问题。本来他是下午三点的课，但他心不在焉地提前了一个小时，两点就去了。讲堂里听课的是另一批学生，可是他没有察觉到，就在讲坛上坐下来，侃侃而谈起来。有个学生向他暗示搞错了，他压根儿没有理会。按照课程表，这时应该由奥斯特教授来上课。他来到教室门口，听到黑格尔的声音，以为自己迟到了一个小时，于是赶紧退了回去。到了三点钟，黑格尔的学生们都来了，这时候黑格尔才发现自己搞错了时间，导致局面有点尴尬。

黑格尔明白过来之后，风趣地对学生说：“我们一直认为感官是可靠的，本人在一小时以前却对此有了一次特别的经验，感官并不是可靠的。”说完，他的嘴角刹那间浮起一丝微笑，授课继续照常进行。



《屏山小院》油画
林国华作

使在场的教授先生们“心惊胆战”，这番话立即引起了教授们的一阵嘲笑，说指望“沉默人”康德搞出点什么名堂，那是徒劳妄想。康德听到后，对这一切并不理会，而是继续写作。直到1781年的春天，这部著作终于写完了，这就是著名的哲学作品《纯粹理性批判》。康德沉默了十二年，终于写出了震惊世界的名著。德国作家海涅说，就这一部著作，足以使康德的英名永在人间。

哲学家黑格尔是一位喜欢沉思的哲人，黑格尔思考问题专心致志，有时到了出神的程度。

有一次，康德的一个学生在哥廷根对当地一群教授们声称，在他老师的书桌里有一本写好的著作，这部著作将

H 人生况味

足球如海

■ 马良

1994年世界杯临近前，我来海南也“一年有半”了，那时候有个哥们叫海珠的，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办起了一份《特区体育报》，正想借世界杯的大势火起来。

后来，这份短命的报纸终于没有火起来，海珠也回江西老家，“贩大米”去了。

这张报纸的创刊号上有我的两篇文章，一篇《世界杯：一种爱情》表达了一个球迷对世界杯恋人般的痴迷、执着和陶醉，另外一篇《海口应搞起业余联赛》大概是海南地区最早提及业余联赛概念的文章，两年后这些设想成为现实——当然是时势使然，这篇文章由于发表在很不起眼

的报纸上，影响力微乎其微。

但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却来自海南独特的足球环境，凡在海南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都夸赞海南的气候好，对这点感受尤深者，或许是我们这些踢球的人，无论是北方冬季的严寒，还是江南的阴雨连绵，都是足球的大敌，可在海南，除了短暂的台风季节外，几乎天天可以踢球。而且，海南也是个绿草容易生长的地方，以海口为例，可供踢球的场地远远超过内地大中城市，唯一的遗憾是缺少一座像模像样的足球比赛场地，否则海南迷人的暖冬定会成为足球的节日的。但对于过于脚瘾的“好球”君子们来说，海南岛已是踢球者的天赐乐园。

阿芳连声邀请他们加入“酒里歌里”。

村里人傍晚割胶，饭吃得晚。正坐在饭桌边的几位邻居见这边热闹，也端着酒杯走过来。

阿芳歌声婉转，阿菊歌声高亢。她们唱黎语歌，唱流行歌，唱即兴编的歌。她们歌唱家乡，歌唱生活，也抒发愁绪。

1994年世界杯临近前，我来海南也“一年有半”了，那时候有个哥们叫海珠的，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办起了一份《特区体育报》，正想借世界杯的大势火起来。

后来，这份短命的报纸终于没有火起来，海珠也回江西老家，“贩大米”去了。

这张报纸的创刊号上有我的两篇文章，一篇《世界杯：一种爱情》表达了一个球迷对世界杯恋人般的痴迷、执着和陶醉，另外一篇《海口应搞起业余联赛》大概是海南地区最早提及业余联赛概念的文章，两年后这些设想成为现实——当然是时势使然，这篇文章由于发表在很不起眼

的报纸上，影响力微乎其微。

但我之所以有这样的认识，却来自海南独特的足球环境，凡在海南待过一段时间的人，都夸赞海南的气候好，对这点感受尤深者，或许是我们这些踢球的人，无论是北方冬季的严寒，还是江南的阴雨连绵，都是足球的大敌，可在海南，除了